

孫徵君日譜錄存

孫徵君日譜錄存卷之二十

康熙二年癸卯八十歲

七月

後學

永年武汝清

校訂

武陟王

翰

十二日

聖王經世宰物上因天下因地中因人因人云者順

人之情也故曰人情者聖王之田德禮以耕之種

之政利以及之鋤之然後享田之利以立於無過

之地如棄其田而不耕種及鋤將并廢天之時荒

地之利是之謂逆天地何以一日立於民上

問聖人達天下萬世之情而無滯將何所學而能乎

日譜

曰聖人蓋學於天者也天有典禮聖人因而情靡  
之自一身而一家而一國而天下自一世而百世  
而萬世其典禮同則情靡同循此是謂大順倍此  
是謂大逆順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逆則家破國  
亡而天下喪若響之隨聲影之隨形此不易之理  
也

十三日

入城爲督水田華石公舉在時凡舉梓園屏之事多  
係當事者私人此舉乃出於素所未嘗謀面見三  
代之直道依然在人心中

十五日

晨歸修中元祀事

十六日

宿州同王喜德不知何處人因王生寄詩扇情真語質今扇將敝矣恐後失其名識於此

十七日

亡弟啟美生辰 七年後我生廿年先我死誰家無兄弟克恭真如子雙峯告願時我病幾不起嗣後名飄零我借蘇門止幸子有孫曾孝友堂未圯堯年懷二人鴿原情難已潔室修祀事子位傍考妣

今夕子生辰靈爽應在此

瑞源採芹兩過山堂修世好也予初交其父今復交  
其祖占此贈之 年少初登萬里橋英英德器自  
雲霄念予衰腐交前輩特地相看不得招

城中歸來兩日尙覺疲因爲拈此句 十里城南一

草堂夏景深處色曩源耄年尙爾乏甯靜謖自隨  
人作俗忙

十八日

問君者人所明非明人者也然則舜明於事物察於  
人倫者非與人所養非養人者也然則明君制民

之產養生喪死無憾者非與人所事非事人者也  
然則以大事小樂天者也非與曰正不相悖爲君  
徒欲明人而已則過謬何以能明廢物而察人倫  
也爲君失政不能爲民所養何以能令民養生送  
死無憾也爲君事人則失位何能以大事小而樂  
天者也道理到通融處橫說豎說自無窒碍凡有  
窒碍者皆執一之病舉一以廢百也故謂之賊道  
問風俗之厚何道以致之曰矜其廉恥之心而已矣  
人無論貴賤貧富只寡廉鮮恥便與禽獸無異將  
何事不可爲簞簋不飭帷幕不修臣節未若下官

不職行事不請五者大夫既有此罪先王不忍加刑而爲之諱所以愧恥之令彼改圖此古者刑不上大夫之意也大夫知所恥而不罹於罪士庶人亦各有恥心有不畏而思奮以免於罪戾者乎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無罪而殺大夫尙忍言哉

十九日

問刑不上大夫所以處之以廉恥之節也禮不下於庶人豈庶人遂無廉恥而不可以治於禮乎曰禮不下庶人夫子謂不責之以備禮也非謂不可

禮治也雖然如以禮士大夫之禮而加之庶人亦豈所以爲禮哉夫禮先王所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亢一分不得貶一分不得故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又曰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禮之所興與天地並禮豈可苟焉而已哉禮不下於庶人正不敢苟焉而已也

訓鄔孟嘉見懷 堯年無事閉柴扉忽接瑤華色欲飛  
夢去每思遲水月詩來猶念百門慈舊交獨有青緇在壯志  
今因白髮違勝地主賓良不偶函關

紫氣从忘歸



二十日

秦中方伯顏乃來惠書見訊偶憶舊游感而成咏

十五年違渥水潯君飛天際我山岑每當夜雪思  
游櫂空爲秋風感暮砧遙使曙從秦月照長天  
倚葦雲深祇今海內需名世悵望西來紫氣侵

二十一日

觀人之法有三於人之所不敢爲者而孟浪爲之此  
雖過當然其氣不靡於人之所不堪受者而俛首  
受之此雖隱忍然其氣不躁有情雖不容已勢必  
不能赴而宛轉圖維務求其達此雖委折然其氣

更雄此三者不可以觀無心胸之庸人而可以觀  
有血性之男子

二十三日

程門見人靜坐輒嘆其善學予未見有能靜坐之人  
也固知學之難也爲此志慨并志勉 大家終日  
逐迷途主靜功夫半箇無除卻忘時卽入助須從  
寡欲認真吾

二十四日

問溫嶠絕裾人多非之然聲名顯達以彰顯其母豈  
不可贖絕裾之失曰古人不以三公易一日之養

又恒言兒行十里母就憂又朝出而暮歸倚門而望朝出而暮不歸倚閭而望此千古爲母者之至情也不知嶠當絕裾時亦曾一念及母氏之情否惟不顧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嶠亦忍矣哉

望兒尙兒出門之翼日瀆孫溥孫浴孫等移書几於兼山堂之西偏意爲娛老夫晨昏也予謂家庭元氣全在蒙養長者以是教幼者以是承則無喪身敗家之事擴而充之引而伸之得爲人得爲子總肇於此

王伯常傳畧 伯常名士良安書諸生也性豪宕不

黠多不理人口然任俠自負不畏強勢氣之所激亦能緩急人予來蘇門之明年伯常因九繩而執贄焉制產與貴人隣貴人不悅其僕每侵之伯常集其諸僕而告之曰吾鄉田產僕從龍諸貴人采地今來卜居尚望先生長者庇蔭必不相容吾將火其廬舍而訟言於朝班矣嗣後貴人遂恬然相安伯常於潁川道史君最密時潁川劉氏弟兄微有波浪伯常從中默定之知重疊氣也後渡江失足葬魚腹中子不能自立一孫念源甫成童今伴

諸童孫頤著夏峯

二十五日

寄望兒等 爾等何日入泮既入秋闈當盡職事爾等淺學功名不必熟中第制勝有具不患不際時也見少傅有事公卿之義晤河廳有處朋友之義此等事當想聖人何以歉然其未能則謹躬慎言以對長者豈容得一刻放肆尙兒淦孫不必輕會人程門見學者靜坐輒嘆其善學況在此時一切應酬望兒料理可也

王我疆小傳 我疆名鴻圻容城諸生也貌魁梧有胆氣奉父命來從遊其父與伯屢爲惡生其所窘

辱其伯竟以憤鬱死圻思有以報之會惡生事敗  
發口外爲民然卻安坐於家縣令畏而庇之不敢  
問圻具呈撫軍卽馳驅之出境閭閻稱快不幸早  
亡無所表見鹿忠節亦深惜之憶其亡也在甲戌

二十六日

送別田華石

有序

余來蘇門十五年矣時督水使君

爲安邑馬公相與甚善嗣後凡以督水至者無不  
善也公以辛丑秋奉簡書至相與更在塵外至  
公之學術政績特立獨行恐於常世不居第二余  
嘗謂衛河一署清冷之極洵非善地至成當事者

之清操則善莫善於此矣況百泉片地爲有元規  
許諸大儒化民成俗之所非君孰可以剛嚮諸公  
者公三年報滿將行輝之士民感公之懿德繪屏  
爲文以送之余受知更深且厚復爲里言以當驪  
歌 我家易水上君挺出西秦相望道路長邂逅  
百泉瀆使君介節士嘯笑不同人余老蓬蒿問好  
幾出風塵我忘衰且腐君恕病而貧濁酒孤村月  
聯鑿訪我頻學術述孔孟交遊說陳荀全資學問  
力欲使風俗涵山水有獨契紫心問夕晨余昔有  
歸志昌言挽車輪今君直北上離緒獨逡巡百門

水清漪蘇門山嶙嶙斯人懷此意明德如常新民  
無偽是非好惡不能殉贈以夏峯雲佐以夏峯碧  
臨路難爲言天涯歌比鄰

二十七日

有友赴秋闈者過予謂公自前庚子迄今六十四年  
矣就一身之所經涉濃淡炎涼不知幾變更也予  
曰世運有維新人情仍如舊子赤貧士公車十二  
次假館授餐者始終如一也今來蘇門素未謀面  
之友朋假館授餐之意無異鄰門之紳士以此論  
之古今人情畧不相遠第患我自處處人道有未



盡耳我用薄冀人用厚未之前聞

簡田莘石

杜陵有句云衰年病肺惟高枕此弟今

日於課也屏金尙有存者無處歸看首事生欲刻  
屏文弟別贈一篇亦付之矣容另錄請教園華肉  
未寒而人情危險騙詐百端勢不立傾孤兒之家  
不止先生軫念存沒何以繫運曲笑而不至爛額  
乎知相聞之切不待弟囑也

亡妻忌辰

憶昔戊午年結髮人長逝婦道守庭訓

與我甘粗糲兒女共五人性行各無異共丁父母  
艱秉禮一何厲厥子有嘉言每匡我不逮今夕子

忌辰四十六年計子已有孫曾庶儘爲家祭我盡  
寄蘇門子魂飛天勝

二十八日

示子孫 家學淵源二百年不談老氏不談禪爲貧  
何似爲農好富貴苟求終禍緣 堪笑庸人慮目  
前白墜陷阱莫安然道人拈此作家誠淡薄由來  
是祖傳

舊有集藪種盧龍及門諸子爲予訂訛偶成三絕

今世誰人據上流烟霞片片是仙舟榮枯得喪何  
須問萬事惟應一笑酬 幼安皂帽向遼東愛士

劉虞豈技窮我有殘編勞正字月明濁酒與人同

君家世住盧龍塞好向無終採子春遙薦百泉

一勺水掃盃餘話句猶新

書有雙峯集止生題曰掃盃餘話取子春掃地

而盃  
意也

二十九日

憶孫對楓孝廉

有引

對楓中萬歷己酉明年會試未

及入場而沒十年作秀才考試從不居第二三元且

之明日即讀書足不窺戶沒年二十六無血尤有

志未竟惜也惜也因成一絕

憶前己酉論交初

我長君家五月餘名士風流光正燦友星忽爾殞

公車 吾友堪稱北地才酉科三世泰方來國無  
信史傳遺事此夕思君面目開

三十日

答張叔大 來字所質四則以見性爲識吾此無疑  
義矣萬物原是一體果見得是一體便是見性便  
是識吾生也浮漚死也冰釋正是生死一體之意  
省得是如此其生其死與時偕行何吝心焉所謂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至朱子斥觀心之非而文清  
卻言靜坐觀心此等處便不必執泥儒者之言各  
有對症論天下事理論古今人物必欲同出一口

萬無此理試看孔子論仁論孝論行何嘗執定此  
等處不看破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八月

初一日

朱子斥佛氏觀心之非非佛氏也非非觀心也其言  
曰只廢三綱五常已是極大罪名其餘不必深辨  
若以觀心二字爲佛氏所有觀喜怒哀樂未發氣  
象萬物靜觀皆自得舍心何以觀乎醒得學問頭  
腦橫說豎說無不可不然舉足成迷開口有碍

問學問從何處下手曰從人倫日用處下手聖人

倫之至也。盡得一分人倫，便是一分學問。人倫無  
缺陷，學問始到家。孩提愛親，稍長敬兄，是學問的  
本體。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是學問的工  
夫。孰聲色殖貨利斧斤之伐，牛羊之牧，是賤賤學  
問的路數。吾黨試於日用間，嘿自潔淨，受敬之長  
到底，但沒不得而爲，不爲欲不欲，以不自至，而  
至不自覺，遂成旦旦之伎。此語真堪痛哭。禹舜之  
間，日夜之息，是學問胚胎處。大約不重名節，不修  
行誼之人，決不可以談學問。

斧斤牛羊不在困窮，阨塞而在聲色貨利。聲色貨利

能令人慕而思就戀而難捨其伐也其牧也正彼  
見爲快心得意之時也知生於憂思死於安樂者  
纔是知學

初二日

與二三子曰人每致慨於交道之難也憶子與伯順  
四十年予不知伯順之非予亦不知予之非伯順  
賈孔濁嘗向人云彼二人之交真古人也伯順曰  
子何不說我三人之交真古人也孔濁曰予自揣  
未能如二君之相忘於無言故不敢竊附耳

是日丁祭予雖在客猶得頻年享昨感而賦此 生

不逢時老素王二千年後德猶彰只今丁祭馨天壤八十迂儒飲豚長

初三日

靜修先生負異才無不讀之書當日著述甚富今集之所存者特十之二三而四書精要遺失更可惜也精莫精於四書要莫要於四書於此中定有獨得之妙鬼神何故闕之而使不傳豈有意茹之耶不能不致憾於後嗣之乏人也有杞有宋尙不足徵況無期功乎

初四日



晨起 如何是間道舉似已非真未悟難言悟教人  
恐誤人 好惡原相近幾希幸有存欲知宗廟美  
須是自關門

閒行 閒向空林聽鳥鳴農人恰喜此秋晴長饑應  
是無奢願險趣經多路自平

初五日

劉生見顧 採芹得意少年場特地相勞過草堂對  
坐移時無失處婆心不覺話偏長 後生可畏尼  
山語此語全爲勉後生一日縱恣失所畏好乘朝  
氣對孤檠

與新進文武生曰自其同者而觀之萬物原是一體  
自其異者而觀之文武分爲兩途要知兩途自兩  
途一體自一體途之殊也將至於萬豈止於兩而  
本之一也原無有二故祇見爲一天地之道爲物  
不貳聖人之道一以貫之惟不貳故不測貳則可  
測矣惟一故貫貳則難貫矣孔子每以此語及門  
唯者獨參而賜猶在疑信間有志於學者須先從  
此處參悟

初六日

自警

丈夫墜地與天鄰堪嘆穴中闢日新默簡此

身仍處穴何時透得此根因  
耄年何事猶浮動  
學道功夫總未真  
一處未真渾是假  
此中端的不  
由人

偶會 世路崎嶇心自享  
華山頂上有人行  
眼前須  
是留餘地莫讓  
拔刀助不平  
雲雨覆翻能日新  
野人迂拙老逾真  
卿行卿法我行我  
君子出來有  
小人

初七日

催呼 滿場禾稼未爲貧  
穀賤傷農此語真  
一雨中  
金糧十石催呼里  
老日頻頻  
觸目催呼莫起瞋

早完官稅主不臣只愁不得點金銜入眼空悲劇  
肉人

習勞 老來最恐常多事多事在心不在行會得戶  
樞流水意習勞卻是管攝生

節勞 年來無事愛閒吟殘喘思多原不禁邵子道  
了安樂訣縹緲浮氣莫攪心

初八日

人謂賢人君子無旦晝之特亡儉邪小人亦無夜氣  
之滋息予曰不然天理流行即賢人君子亦有暫  
焉蒙晦之時夫子所謂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良

心發見雖憚邪小人亦有倏然呈露之頃孟子所  
謂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正天命  
之性君子亦未能盡得全小人亦未能剝得盡人  
心雖不古古道猶在人三王不謬百世不惑者此  
物此志也君子日達於上而小人毋流於下者正  
須學問之力

是夕入場有述 斯文未喪試門開士子三千鱗次  
來戰勝應須先料備天香會向臆人裁 憶我公  
車十二上兒孫今夕又觀場文不飽色終難售名  
士登壇趣味長

初九日

書曰必有忍乃其有濟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蕭望  
之剛直以不能耐辱而死周公瑾英偉以不能制  
氣而死未免是器小少修行之力淫陰受袴下之  
辱仲達受巾幘之辱卒能有濟此忍不忍之明效  
大驗也聞李國礎困園中讀書全不動氣事至於  
此處患難之道便合如斯

初十日

瑞田問小杖則受大杖則走夫子分明責參先生并  
謂責點此何說也曰古今之人情不遠就子父子

言之子杖可權仆地可權曰予無罪予曰致令爾  
父以不慈殺子則不孝莫大於是子聞此言能恬  
無愧於心乎不慈殺子斧鉞嚴然點無立身之地  
矣我故曰夫子之爐錘參也顯而淺而爐錘點也  
隱而深

十一日

子與氏之言曰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  
者人亦殺其兄一聞耳以此推之好暴人之短而  
發人之陰者實自供其短而自昭其陰耳此鬼神  
潛行其意而巧爲之罰彼且侈然自以爲得計亦

愚矣哉舜之大知隱惡揚善迥乎尙已聞人過失  
如聞父母之名心可得知口不得言馬伏波其見  
道者乎

十二日

憶昔丁巳自都門歸里牛偉度相送五十里淚眼相  
看感動行路丙子鹿伯順殉義今將三十年矣時  
在寤寐夢中爲句醒而次第之 丁巳牛君丙子  
鹿生生死死心何撲論交亦怕相知深復恐別時  
又痛哭

或問天命亦杳茫降祥者不必君子降殃者不必小



人詩書所載亦令人有信不及處曰汝自不信非  
天命之不足也惟天之命自古迄今何嘗錯一事  
何嘗爽一人君子所以爲君子只是畏天命小人  
所以爲小人只是不知天命孔子自謂五十而知  
天命又曰知我者其天是豈杳茫而無據者哉儒  
生俗士以井底之見測廣大之天是之謂不知量

十三日

諸兒供饌竊慕茅容然連朝殺生則非老夫不求安  
飽意也因以示之 少壯之家計蕭然老病身殺  
鷄非所願屠鴨更傷仁寡德方知味多營雜患貧

山中閒受享樂事在天倫

兼山堂靜坐 山近雲堪愛秋清花正妍一心無惡

趣萬事有良緣洗硯吟乘興拂牀倦就眠祇將閒

送老何用學神仙

十四日

奏兒近習歧黃術療人頗有效因以有恒勉之 八

十年來事日漸見孫耕讀是家珍秘方海上誰傳

汝時有敲門請藥人 家在燕南高尙郊由來思

邈是前身有恒便見修行力無物能生萬物春

勉頌兒 飄零書劍已終身農圃年來思問津喜得

兒曹明大意，臯夔巢許總同鄰。

月下誥孺子習對，孺子連看坐月明。何人不自性。

中靈好將對句發天籟，一簣能教九仞成。老學

菴中日倦眠孤思，難以任師傳。兒曹莫設忽今夕。

童冠曾誓仍現前。

十五日

老態齒如旅客勢難留，兩耳<sub>聾</sub>無暫休昏服怕。

觀小楷字思來沈澁更<sub>難</sub>收。虛語焉能當實修。

殊慙力薄願難酬，補天此際誰蒙手。邪世凶年兩

未周。

早夕月光儼潔可愛且王生得子族子得孫門人故  
舊姻戚兒孫咸在四絕志喜王生四十方生子  
族子七旬甫得孫嘉事世間推第一好乘明月倒  
新尊月到中天更皎潔老年亦助一精神生平  
尚友論于古今月曾經照古人 郝生家世住深  
州馬子范陽張白溝不速相遇忘主客郭侯今夕  
又封侯 孫婿孫甥俱是主門人門客豈爲宸好  
將今夕忻和意慰我乾坤老病身

十六日

邑令過訪 仙令何來過草堂語言真率意昂藏入

門脫帽忘賓主亭午呼杯到夕陽

坐月 賞花須在方開際翫月只應未望前留得一  
分餘地在益謙損滿古來傳 生明生魄兩隨緣  
天道繇來尙自然會得此中真妙訣林枯霜落又  
生妍

十七日

有感 雲雨覆翻事日摧一端未竟一端開鬼神播  
弄人難測爛額顛頭幾禍胎 一獄纏綿已二年  
此時機阱如深淵無端相護相連引何日波平直  
道還

勉諸兒孫 孺子安知大國風欲將長劍倚崕峒  
兒謾道乏文墨好豈徒求紙筆工

十八日

詔罷八股

有序

八股之業體不益性用不經國致悞

於安石之作俑者多矣然 祖宗三百年功令名

世疊出誰受此八股累者豈謂白首困頓遂疾俗

而思避乎因爲句 忽接汴城家報來 詔停八

股議新開國家數百年功令行止斯文係盛衰

前代繇來重制科十餘策上竟蹉跎文不及格明

王彙老死山林得已多

十九日

友人手錄答問暨節義諸傳示此 閒閒十畝勝封  
侯何事逐年汗漫遊此日未能即歇手好教典盡  
自回頭 錄得數篇甯幾何謾云積少漸成多此  
中微有脫胎術是在君家自揣摩

二十日

窮居 甲申生我日前後六朝民榜櫟遺明主涵濡  
作外臣藜羹堪飽腹茅屋可安身無事消清晝孫  
曾索果類 長談怯氣弱客晤漸來稀世自宜竟  
厚人躬忽細微賢愚誰是得天地一危機時運既

如此謾言吾道非

二十一日

與田華石 昨先生云道臺吳老公祖詢及衰朽弟  
燕南鄙人寄籍輝縣自宜躬叩堦墀少展夙昔瞻  
仰之意然衰病不能出門者勢也不知古之爲士  
者不敢輕見諸侯非自抗也乃所以尊諸侯也士  
與士相見大夫與大夫相見諸侯與諸侯相見各  
有一定之體以士也而求見諸侯不幾褻憲體而  
失嚴重乎第六十年守不見諸侯之義蓋引分安  
卑至如先生忘勢下交乃先生以古道自處豈弟



之所敢望於先生吳老公祀弊絕風清光揚祖德  
自是當今名士甯獨冠冕中州弟之嚮往久矣昨  
孟縣喬孝廉見顧波恬復靜感刻入骨是誰之賜  
此段關係甚重先生亦不可不知耳小刻四種借  
手請教并致弟區區之忱臨楮神往

二十二日

甲乙紀略 稿入集

二十三日

復韓子新 吾丈熱心豪手同人共推然須有一番  
沈思靜氣方能收熱與豪之用割雞不用牛刀劍

豈虛施細碎耶年來每以此相勉非至今日始作  
此言也瑞田父子適在兼山堂靜坐手之所錄口  
之所講覺有進益目下爲其子畢婚後當打算一  
著底事還須熱心豪手人共商之耳寬夫銳志向  
學誓無退轉此段關係非小大家聚首共爲策勵  
勝與僕日夕相對也

復耿保汝 學問之事我有主則忙亦閒俗亦雅我  
無主則雅亦俗閒亦忙所謂靜固靜動亦靜也前  
番以應酬而成良悟亦只是我有主耳應試者與  
看應試者具未回向來訓答未免繁雜未免勞苦

然亦以有主之心行之會得戶樞流水意習勞卻  
是善擬生報維章字鴻鵠不與燕雀爭羣蓋爲沒  
緊要事不宜負氣僕生平害此病故敢告人實心  
自勉餘不及一

中州策問 選舉之法何助乎仍可行於今日否曰  
今世何嘗不選舉但所選非所舉所舉非所用耳  
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而不仁者遠湯有天下  
選於衆舉伊尹而不仁者遠此真選舉之法也二  
帝三王昔用此法周禮司徒以三物教萬民而賓  
興之六宰以六計敎羣吏而然陟之故所選當所

舉所舉當所用原非苟焉而已也漢有孝廉茂才之科賢良方正之科唐之科目愈繁至有宋而避舉之典卒不廢此皆選舉之遺意也明季保舉一案且數百人而所舉者與所保者豈皆賢黷不問而知其終難行耳嘗見當日所保之人一聞卻催蹇裳而就竊思國家既以賢者待我而居然遂以賢者自負不知果能適於用否耶陳白沙之不受考吳聘君之不受官猶得自處之道焉新朝選舉日廣而求治愈速欲速不達見小利大事不成孔子固明言之矣恐賢才終當暴足也

第二門 唐虞三代之隆不求之唐虞三代第問堯

欽舜恭禹儉湯寬武之敬勝足矣漢高之寬仁孝

文之恭儉所以馴致隆理唐貞觀宋元祐非太宗

之精敏藝祖之忠厚亦何能遂治平歟所盡者人

所格者天此從來不爽之符也天人三策謂陽常

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居大冬而至於空

虛無用之地蓋天道有翕聚方有發散春生夏長

秋收之功用全醞融於大冬空虛無用之時此禮

運天下之肥也豫順之徵卽唐虞三代之隆不是

過而必耕以禮種以義耨以學聚以仁安以樂則

堯欽舜恭禹儉湯寬武敬之說也治道治術原未  
有分而后世分而二之形曲而求影之直源濁而  
求流之清有是理乎

二十五日

東郭公望 駿臣得售俱見前輩厚德而老社翁一  
段苦心天寶鑒之弟之喜不啻不寐矣但願駿臣  
爲孝子爲順孫爲忠臣爲義士便從今日做起乘  
新剛鼓銳氣抵擋流俗作一箇真實學者此弟之  
所厚望於令姪也

二十六日

悼李信甫

有引

信甫九繩第三子也高才能文不應

考是父喪不茹葷不御肉既近喪禮浹夷信甫兄

弟可稱中流一柱服甫闕以脾病傷生聞而悼之

賦器特爲載道來英英卓立志不回堪憐短折

身難贖天地何心似妬才 事生事死真孺慕夕

可憐來貴有闕泉下而翁不寂寞無庸致恨喪斯

文

二十七日

問學頭腦所在曰大學之道已明說在明德在新民

在止至善此外豈有餘蘊乎不能領略此三者何

以爲大學之道一節四書只大學之道四字證之  
學而時習之時時習此明新至善之道也有朋自  
遠方來與人時時共習此明新至善之道也不知  
不愠此箇明新至善天道也原望不得人知故夫  
子曰知我者其天乎天命謂性上天之載一節中  
庸從天起從天止其義如是孟子道性善是真知  
大學之道者

二十八日

示諸子 君子亦有言利之時止謂之喻義小人亦  
有言義之日止謂之喻利以其心之有公私也曾



子養曾皙亦有不請所與之時曾元養曾子豈遂  
無請與之事然在曾子爲養志在曾元止爲養口  
體以其賢之有大小也不賢者并口體而失之賢  
之小者亦難以養語養志孔子以至德贊泰伯中  
庸續太王王季文王之緒而謂之善繼志善述事  
此之謂養志陸績懷橘茅容殺鷄偶爾孺慕之事  
千載下謂之孝子趙苞溫嶠此豈等閒人千載下  
謂之殺母逆賊謂之忍心害理亦其類也遺之有幸  
不幸也可不慎諸

故人王君山過訪 我老樵蘇君 鱉魚誰知一別七

年餘欲憑夢去猶虛語願有書來慰客情  
雲恣往返在羣野鶴自蕭疎入門促膝忘賓主叔  
季依然見古初

九月

初一日

與君山論及 君山曰有一鄉之士有一國之士有  
天下之士天下士不敢謂多見其人如所謂一鄉  
士一國士者隨在有之是在人自取耳予因問素  
所友之人君山曰睢州湯荆峴名斌上蔡張沖西  
名沫光州孟公澄名俊汝陽李無頗名士端顯晦

不同俱堪爲一國士予曰君之四友素聞其三自  
是天下士千古士鄉國豈足限耶

初二日

寄張內黃冲西 久聞風義無緣瞻晤適田華老每  
從東歸具述大君子雅注私心益嚮往之頃君山  
兄過草堂備悉生平所志所學且得內黃治狀自  
是姚許一流弟輩矣百無國心獨於海內之賢豪  
長者願切執鞭况咫尺斗光惠邀河潤又素承眷  
念者平小言四種附呈請教贈言一册統上見華  
老實爲德於燕門也不盡欲言

復李無頗 君山兄見顧草堂屈指當世士因得備  
悉所志所學私心益切嚮往不知其人視其友即  
君山之推重可知道兄之取友矣僕生平以友朋  
爲性命今耄而病過訪未能尙可於郵筒中通聲

問也

孟烈婦軒氏 烈婦軒氏睢州人父林諸生明介肅  
公之裔也十五歲歸杞縣孟宏恂宏恂爲宗伯公  
孫病且革宏恂語婦曰我且夕死汝有六旬祖母  
在喪事畢即歸與同居勿久留也氏泣曰若無過  
慮脫不諱請以身殉時祖母自睢入杞視宏恂病

氏謂之曰吾祖吾父尙未歸葬祖母孀居良苦撫  
我成人今我又將先祖母去因淚下露襟出衣一  
襲曰此孫手自制者爲祖母送老釵環各一皆祖  
母所賜留爲吾祖父喪葬之用祖母曰孫婚纔不  
起汝不念三歲弱女耶氏曰吾有當死者三無子  
當死年少當死舅姑棄世無依賴當死皇問女乎  
祖母知其志不可回救淚而歸宏恂卒氏以素帛  
自經死七日而臉顏色不變香氣透梁棟間時康

熙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也得年二十有二湯荆

峴賦爲之傳予撮其畧云

入取節  
錄續集

初二日

君山徒步過我作此留之兼訂後約 別久相望切

無由接色笑徒步數百里驚喜出意料君年逾半  
百氣歷諸年少挑燈話衷曲兩心耿相照腐氣已  
銷除兼得聞四妙三人夙有聞聲氣相感召間讀  
詩與文落筆多奇峭文王有四友孔子與同調此  
道人凌夷朝盥而夕掉况復顯與晦託契別有要  
雲臺與釣竿此心難得肖願言類過予蘇門有長

嘯

初四日

寄駿臣 年少登科一不幸古人斯語諒非欺終身

成就從茲始試看文恭及第時

羅念菴中狀元之日袖米過報國寺

就湛甘

泉講學

得舒烈婦王氏王烈婦方氏湯烈婦趙氏事三則

節錄

續集

得光州王諱及侍人周氏節烈一則

入取節錄續集

梁以道送趙寬夫之蘇門詩念子特甚感而懷之

初甫堂中送友詩未曾謀面感相知素心人語

元非泛咫尺天涯繫我思

初六日

得光州王鬻孝友一則入取節錄續集

初八日

士大夫最怕有傲骨而尤怕有媚骨骨傲則氣滿不欲一人居我上此之病病在不知學骨媚則志昏凡可以趨附而苟得者將無所不至王莽時日頌功德數萬人竟移漢祚其病只在一媚逆瑞彪虎輩推折正人戕賊元氣而國祚未移者畢竟楊左諸君子之死所留也曹節王甫輩之不至爲莽又安知非節義默維之力哉往聞梅長公有此議因拈出以示同學者



得百三十歲翁陸守寅一則

入取節  
錄續集

初九日

孟城登高有紀 客裏逢重九聯袂孟城闔王子我  
故友田叟托此鄰兒孫十數輩童冠四五人張氏  
初治具鷄黍漸來頻闌南與冀北渾忘誰主賓耄  
年猶健步貧交入骨親人不及修禊樂同點莫春  
無營心自適田家趣味真雲臺霧未歇釣竿月方

新到處是桃源誰人解問津

得烈女程氏陳氏死事二則

入取節  
錄續集

初十日

與君山語 明之亡也未可全咎君而并研輩當國  
如范景文倪元璐二三端人皆不得効格心之益  
故危亡在眉睫間張鳳翔請急調各督兵會剿緩  
且無及猶面諭云或能有幾不必及違其視之太  
輕者因并研輩未有痛哭流涕之言耳有君無臣  
豈謬語哉

得賢婦趙氏一則

入取節  
錄續集

東君山 讀家刻與孝經明說經世三卷足下以孝  
友而抱經濟同人罕見其儻淺人難窺其蘊無怪  
乎有腐而心疾之說僕正於此得足下之真面目

耳因念寒家自先大夫以清白吏傳家後有亡弟  
武城宰繼之先君以孝友傳家先叔先兄以孝友  
繼之先祖妣先妣以賢母垂範從嫂暨亡室弟婦  
姪婦兒婦孫婦稱賢婦者數人從妹仲女烈節亦  
足述也人各有傳誌實錄可據但散在各集文亦  
繁多煩足下彙而爲一各爲一段總成一篇名爲  
孫氏家傳並煩大手爲一序單作一冊以便觀覽  
足下孝友而深於學者也敬以請教已令兒輩搜

諸集中實錄以備採擇

得賢婦單衫君事一則

入取節  
錄按集

貞毫君太原傅道人山母也姓陳忻州諸生勸之女  
母周節婦甲申後山棄家而放隨所寓奉母往母  
絕不以舊業係念甲午山以飛語下獄禍且不測  
從山遊者僉議申救貞毫君語衆曰道人兒自然  
富有今日事即死亦分不必救也但吾兒止有一  
子眉若果相念眉得不死以存傅氏之祀足矣逾  
年飛語白山出獄見母母不甚悲亦不甚喜頷之  
而已謂道人兒死亦分見死非不得其死也既非  
不得其死復何恨不死而生生亦何疾其不甚喜

不甚悲貞毫君之達識蓋未可尋常測矣

入取節錄續集

十二日

女子之保身丈夫之持節要在當下立斷遂完其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之事稍一遲回則愛生畏死而包羞忍恥者將無所不至矣嘗聞一女子素笑木蘭藏身危險而身陷賊中委曲婉轉猶矯語人曰未嘗失身也竊恐其笑木蘭者轉爲人所笑也夫死稱未亡人一日不葦布一日未敢以完節稱之慎所修也孝事舅姑舅姑沒則孝之事可無憾矣稱婦人之節孝者宜準諸此

得烈婦郝氏一則

人取節  
錄精集

十四日

寄元城黃石筍 前承枉顧六十餘年世譜宛在目  
前且年兄遠心名理以儒者而繼承相君之業更  
快事也第以相隔遠不能時晰疑義偶有便廢幾  
鴻雁之傳以傳我心前所云忠愍先生集幸即付  
之客生手書不及多敘

寄伯巖臆盟

揚猶老遂作古人人之三亡邦國殄

率況在同心傷如之何後聞伯巖復與青玉再是  
清化此足徵友誼矣僕耽詩一幅頗爲羨之猶老

靈前聊將數百里八十歲故人一慟鬼盟禮禮遠  
不及慰問亦欲爲數言弔太君懿徽容圖另致命  
世兄久不聞問煩致念孟二青一詩并寄焚之客  
坐手書未遑多敘

十五日

論易 元統會運世猶年統月日時也一元十二會  
一會一萬八百年一卦統一會一爻統一千八百  
年合六爻得一萬八百年之數自禹八年甲子八  
姤初爻至威烈王八年得一千八百年自威烈九  
年入二爻至明太祖十六年得一千八百年自太

祖十七年入姤三爻矣爻謂曰九三臀無膚其行  
次且厲無大咎此不能保全功臣如人之臀無膚  
股肱不厚之占也士君子當此時宜退藏爲第一  
義蓋從古治日少而亂日多天子終身行而終身  
藏況九三過剛君剛臣柔不審於退避之義豈有  
不陷於危厲者哉大之而元會運世一會有一卦  
至之小之而年月日時一月有一卦主之總無一  
時一事不在卦爻之中所謂大莫載而小莫破者  
也不知易請觀之天不知天請觀之孔子堯夫得  
其數程子得其理得數之精者凡物之成敗始終



人之禍福修短算得來無毫髮差錯堯夫嘗欲以  
此傳兩程子明道云要學須是二十年工夫故不  
貴其術今傳堯夫之數者蓋寥寥云

十六日

論私諶 橫渠張子沒門人秋諶爲明誠夫子質於  
明道先生先生疑之訪於溫公溫公以爲不合於  
古禮非子厚之志其與伯淳論諶書甚詳邇有人  
焉其門人諶爲傳道先生以質於子予曰傳道二  
字非顏曾思孟周程張朱誰可當此者後改諶海  
內不知者或誤以爲子之所諶也子素以溫公之

言爲當理豈敢輕議

十七日

問婦人稱賢稱孝作何分別亦有輕重否曰不可以輕重言而未始無分別也孝專主事舅姑言賢則并睦姻黨立聞範識大體在內孝之名專賢之體

大

貞靜夫人郭蘇門先生繼室李氏也詳在集中

入版節錄

節婦門

喪祭之廢也久矣所不廢者獨三年之喪自期以下冠服之制皆畧不爲意卽三年之喪亦僅存儀節

所稱必誠必信勿之有悔而不加葷不御內者所見亦罕矣祭先之禮一用流俗節序燕褻不嚴實講求其義者誰其人哉風俗之漓人心之厚必自慎終追遠始

十八日

伊川云有德之言如聖人說聖人也造道之言如賢人說聖人也聖人說聖人事只是家常茶飯惟其有之故其言之親切而有味賢人說聖人事則明布條教望以爲的兢兢焉惟恐其失墜焉孟子以後儒者之垂訓立言大約皆賢人說聖人事也

張子厚見世人汗漫無守故教人以禮爲先欲其正  
容謹節有所持循明道則不然先使學者窮得物  
理卻從敬上涵養出來一從流處過源一從源處  
過流此中不無差別耳

十九日

學者處已處人最宜平恕然平恕二字實未易言那  
和叔恕敘述周茂叔聞道早王荆公爲江東提點  
刑獄時已號爲通儒與語連日夜荆公退而精思  
至忘寢食後新法之行倘再有茂叔與之裁度酌  
量荆公未必不樂從也已無執拗之名而國受無

事之福無奈諸君子事成於激而荆公之懷也益甚善乎明道之言曰吾輩亦當分過於此見平恕之難御小人使不麗於法助君子使必成其美明道其庶乎

二十日

憶昔初登賢書先達客有謂之曰孝廉之味不可不嘗亦不可久嘗予曰孝廉之味正宜久嘗不久嘗孝廉之味將嘗不孝不廉乎三十年後又有客謂之曰孝廉之味久便不耐咀嚼乘今日有進身之機當圖効用余曰一圖効用便入不孝不廉之路

矣致知力行兩般保守老頭巾殆將終身焉不亦  
樂乎今耄矣幸不食言偶拈此以告我二三子之  
爲孝廉者不久嘗固好即久嘗亦未爲不好二三  
子皆學道人也諒不棄予言

二十一日

嘗聞危亡之言則心日兢惕而善心生嘗聞逸樂之  
言則心日怠荒而不善之念起故人君貴有忠直  
之臣士人貴有直諫之友其所關於國之治亂身  
之污潔者良非細也

羅豫章曰三代之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漢唐

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於是明道者寡  
愚謂非經術古文之誤道世原非三代之世心原  
非周孔之心也六經語孟亦經術亦古文心周孔  
之心則自能因言以証道非其人焉離經術古文  
罷八股將從何途以取士耶保舉徵辟亦嘗間行  
之恐亦未必得周孔之心也

二十二日

龜山教仲素更於心害上一著猛省則可以入道此  
拍國啟鎬仲素於言下省悟故一生服膺此語疑  
乎以書謁仲素亦曰伺聞之道可以治心猶食之

充饑衣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飢寒者皇皇焉爲衣  
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嘗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  
世不知慮豈愛身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是可謂  
於心害上著猛省矣傳濂洛者龜山傳龜山者仲  
素傳仲素者延平晦菴之集大成以此

三十三日

有宋文明之會諸大儒接踵而出晦翁當時亦不可  
學不得君矣一拂時相王淮意遂有疏毀程氏之  
謂以陰詆之道學二字禁錮天下賢人君子如所  
請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



已晦翁歿而偽學之禁益嚴舉世以爲陷阱嗟乎  
程朱之學何負於世而人嫉之至此耶陽明偽學  
之禁亦猶之晦翁總之道高毀來從古已然無足  
深怪也仲尼不免於毀而況其餘

二十四日

爲王玉乘作序

稿入集

二十五日

龜山之言曰學不聞道猶不學也然非不達仁安能  
聞道聖門果達藝皆不許其仁豈後之儒者能出  
由賜諸賢之上耶孟子敘列道統聞知見知寥寥

幾人諸儒即有所窺亦猶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莫不有文武之道焉不可謂非聞亦難以詔堯舜湯文孔子之聞也東漢名節與聖人之道畧無彷彿孔明君實亦行焉不著習焉不察則聞道豈易言哉

一十六日

復王玉乘 得捷音真是喜而不寐區區非爲一賢書喜也喜有人焉足爲科第重則益可以借科第以自勵此昔人所謂繫籍聖賢耳信甫云亡令人悽惻幸而有子且其子已得託亦足爲慰含生於

李氏父子兄弟生生死死之情可稱古人交矣貴鄉風俗之厚實借諸友維挽

二十七日

與劉震之語 道有統宗學有源頭不從此領會終曲說也孔孟而後千數百年而有濂洛關閩四子之後又數百年而又清文成諸子生元燈一線如日中天宗門雖微有差別要皆川流而歸教化總之天所賦爲命人所受爲性感於物爲情統性情爲心根於性則爲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則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形於身則爲手足耳目口

鼻之用見於事則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  
常此雖黃勉齋所親受於紫陽之言而孟子仁者  
人也合而言之道也道之統宗學之源頭此足以  
盡之劉子震之潛修好古嘗有契於姚江之旨曾  
書傳習錄一則以贄于此中人二因震之而始知  
讀傳習錄則震之亦可謂拔俗之士矣因念德洪  
汝中初從姚江也二君之父疑有妨於制舉未幾  
二公同登第今歲癸卯吾黨士登賢書者四五人  
震之首膺是典予書此以告之俾知其統宗知其  
源頭而已矣

二十八日

爲李信甫作輓聯 讀禮方終無限情思隨地下

立身罔玷徒勞魂夢遶高堂 何日歸來杜鵑啼

破山頭月 此時長在鴻雁悲殘壠上雲

二十九日

自贊 垂老有志白首無聞既虛可畏之時思効補  
拙之勤七十較六十而加茲八十視七十而更毀  
秉燭之光不熄日月之明何分但循衛武切磋之  
詠可策太公敬勝之勲引養引恬野鶴孤雲不慕  
利祿可謝元纁聊以爲後學析疑而辨惑亦可爲

鄉人排難而解紛予蓋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  
竊自信天終不欲喪斯文

三十日

嘗聞夜之所夢必平日有此事有此念故有此夢亦  
有從不經思從不涉想而忽有此夢者總因志氣  
之不清戒慎之不密到不能把持之時本相自爾  
呈露不能慊夢寐終自欺也學者用功首當驗之  
於此

十月

初一日

日譜

卷二十

三

貽駿臣 世人鳴得意無如少年登科然古人以爲  
大不幸何哉蓋天之生上智不數矣不借師友之  
訓不待學問之功而不淫於富貴不移於貧賤古  
今有幾人而敢冀望之冠進賢館墨綬者耶天降  
大任必經動忍少年一切未諧驟獵科名汨沒於  
聲華勢利之中將喪其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卒不  
自覺也古人之所云不幸者殆有鑒於此矣予來  
蘇門駿臣甫垂髫而歌採芹與其兄駿臣同奉父  
命從遊夏峯今且數年矣出入無違禮無違言而  
相信益篤予愧非濂溪而二子有吟風弄月之意

予之所望於君家兄弟者當不在區區科第間也  
○今癸卯駿臣方逾弱冠而以麟經魁多士闕牘飄  
飄仙骨不浣半塵聞報之日無不嘖嘖歎賞謂先  
輩以積德食報而駿臣遠巡退讓古人所慮爲不  
幸者吾知免矣君之前輩以鄉賢祀學宮者五人  
吾友公望君則又所稱孝友嫻睦任恤之士家學  
有源少年登第自足起人敬而令人畏行且爲真  
儒爲名世矣予將拭目望之

初二日

復君山 學問之道克己爲難賦才高而功力深者



更難之難也吾丈虛懷採納能易人之所難則不及人不爲憂矣

復居易 向來爲令姪之疾是憂今聞霍然快甚快甚何時過草堂聚數晨夕遙遙衰腐之願也尊刺太謙敬辭之掌記

呂原明希哲晚年嘗言十餘年前在楚州橋邊墮水中時覺心動數年前大病已稍勝前今次疾病全不動矣此古人力學隨時省察以自進益所以能一生死渾成虧也

初三日

天下事口談易而力行難嘗見有聲名藉甚致位廟  
堂得行所學者夷考其事非過當則不及耳乃知  
理未易窮義未易精言未易知心未易盡聖賢事  
業未許腐儒輩輕借口也

正叔謂洛俗恐難化於秦俗子厚謂秦俗之化亦先  
自和叔有力焉和叔任道甚勁然鎮密有所不遠  
於與叔和叔兄弟守子厚之學甚固長兄晉伯名  
大忠次和叔名大鈞次與叔名大臨皆躬行君子  
也故人皆悅而從之

初四日

謝顯道見河南夫子辭而歸尹彥明送焉問曰何以  
教我謝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  
譬如有人服烏頭者方其服也顏色悅澤筋力強  
盛一旦烏頭力去將如之何尹子反以告夫子夫  
子曰可謂益友矣予舉此言以告雅雅曰借  
烏頭之力以悅顏色強筋力把持不由自己須自  
作主張間奕倩奕倩曰顏色悅澤筋力強盛自外  
入者必不能久子曰汝二人既能領畧此意便當  
及時奮發能自得師則三人行皆吾師友也千古  
上下皆吾師友也藥多力自行豈專借此烏頭力

哉

初五日

胡文定安國嘗云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  
至於行已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飢飽  
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之於人亦非人所能決也  
文定未嘗及二程之門而程門高弟楊中立等皆  
推重之曰胡康侯正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  
柏挺然獨秀也侯仲良亦云視不義富貴如浮雲  
者今天下惟公一人耳子三人寅甯宏

程門弟子三段 入答問

初六日

牧堂老人蔡發字神與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  
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脈也元定深涵其義既  
長辨析益精往師元晦元晦驚爲老友對榻講論  
每至夜分四方來學者必令先從元定質正焉嘗  
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故疏釋四書及爲  
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往復參訂啟蒙一書明  
屬元定起彙黃勉齋曰公負英邁之氣蘊該洽之  
學知極乎道德性命之原行謹乎家庭唯諾之際  
於先生之門可謂傑然者矣子沈次子抗皆能世

其家學三世一轍

初七日

世人動謂儒者濶遠事情不達世務予於諸儒中得  
二人焉王文成功業燭然固人所皆見皆仰而黃  
忠肅幹守邊備禦籌畫間事忘忱遠慮宛然得諸  
焉凡明遺意惜不與時偶未竟其用後世無聞焉  
說者曰幹不以經世顯而乃身任斯文之寄予謂  
經術經世原不可分二事也

學者隨時隨事利濟於人便是立達故不必待仕宦  
有職事方爲功業語云分之所定一毫踏攀不上

善處者退一步耳古今人只爲有進步無退步遂致敗德損譽未嘗不欲仕也惡不由其道蓋得退一步法也

初八日

問太極之義

入答問

問河圖洛書之義

入答問

初九日

問伊洛淵源

入答問

晦翁嘗云敬夫伯恭

入答問

獻縣高斗南逝已久追而憶之伊奉西學曾云靈地

不散故有末句 交爾廿餘載豪情我獨知夏峯  
三過問秋月一囊隨志定天難奪神瑩鬼不疑靈  
魂果有在應許再來時

初十日

問周程之學所以同

入答周

十一日

定遠薛三吉過訪惠詩答贈 取友能迂道斯人亦  
勝遊慙子學腐拙喜爾韻清幽世事雖難若身心  
自有酬今歸故里去品藻薦前修

十二日



子厚不多與人講說意在蓄德不務口耳明道謂之  
曰道之不明於天下人各善其所習自謂至足當  
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各有得  
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致子厚用其言故闕中學  
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昔鹿伯順亦云世無先覺  
我輩不得不謬順以提掖後人同志觀摩習俗亦  
爲一變

十三日

問明道官不尊一段 入答過

十四日

有謂世上絕無好人者此妄誕之人非有德者之言  
也有謂世上無一非好人者此長厚之人亦非真  
實用力於仁之言也人自有善惡我自有好惡毀  
譽不可有是非豈容無見善不喜聞惡不怒便是  
無是非之心如不止不怒而且頌之則自喪其心  
視作惡之人罪當加等故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  
人

十五日

冬月 月惟秋乃靜冬月靜於秋入夜風聲寂橫窓  
竹影幽心不受物累動自與天游所照誰能外光

疑無盡頭

十六日

寄函樓主人

兩度過函樓充棟列經史腐儒酷嗜

書欲攜二三子坐臥於其中相與探微旨不謂日

就衰咫尺儼千里萊根不得味誰與彌殘齒目漉

耳愈聾老態遽如此君自鳴琴歸師友橋共粹一

堂具太和樂事誰與比鹿子尋樂款肯榮在認迨

君爲闢其義干儒同一揆因憶鹿季郎生死爲君

累此誼久難忘真足爲世砥

十七日

送朱孟玉轉官開封 四載託知契爾度過山堂手  
標欽玉立言識見用腸慙予學且腐君也古循良  
遇事欣遊刃到處裁甘棠聲譽日益隆操修凜如  
霜宇下敷清德過庭訓爾彰茲擢在汴城一河壑  
相望雖云暫別離席寐時相將駕輕而就熟崎嶇  
亦康莊伯淳宦非達世道小行厥我知君至誠焉  
一往而不感勇我夏峯壘載以明月光題詩識明德  
相送到河梁

十八日

兩寡婦孫氏韓氏行畧 孫氏子從兄育我公諱奇

才之女韓氏子九州婦也從兄生平義俠自負從嫂王有賢德女嫁王見知見知無子且不壽九州亦無子亦不壽兩寡婦同室而居同炊而食二十一年以手拍度饑時不免於飢寒而寡婦忍死以待鄉族皆稱其賢從姪女今年六十矣韓僅少三歲韓之父生員蘭臺爲雄縣望族以積善之家而飢寒孤苦至是天殆不可問矣附家傳後使吾家男婦如此兩家之貧而知禮亦足風矣

十九日

與李仁甫婚書

僕初與君之嗣父締金蘭之交繼

復與君之生父有聯襟之雅誼重矣情深矣而君  
之兄若弟遵父命來學且移家相就此之篤志實  
追古人憶君之生父言歸時曾握奏兒手謂吾兩  
家後嗣應有朱陳之好卽微先有言僕且念之况  
其言在耳敢忘斯德乎奏兒長男與令愛年齒正  
合特託仲玉一申前好信以成之但圖一牽羊而  
往言可復也更無勞賣犬之裝卜吉告忱伏惟慨  
諾

二十日

祝穆悉初度 與君交四世懿德俱堪譜君之大父

翁醕融擬上古尊甫兩兄弟人龍而文虎我每入  
郡城尊開神鼓舞兩次待公車氣誼超流任君也  
駕夙好不謂我迂腐過我減前騁入門忘賓王夏  
峯雲可怡兼山荒代廂靜對自恬愉有言皆肺腑  
我之子若孫幸俱叨時雨三桂遊吾門我且師之  
爰此誼在古人有陳何足數今夕臨初度祥光滿  
庭戶有德古惟刑咏歌在四字

二十二

述懷 日用優游老逸民任教枯寂有陽春與人無  
悔非行恕律已能廉豈愛貧 也非富貴也非貧

明月白雲可結鄰愛與儒生談府事頭忘樵叟是

陳人

二十二日

客有謂俗可厭者有謂俗宜耐者予曰厭俗非仁厚之心耐俗仍有菲薄之意因作此句 厭俗辭來

高士舞即云耐俗亦非仁何如大造能容物動植  
飛潛總一身

客又謂不能變俗恐爲俗所變予曰對顏曾一流可爲此言由求便不可況其下焉者乎再作此句

俗事從來最壞人不能抵擋便隨塵既無治術還



三代肯向波流置此身

二十四日

為臨江司理李愷著立傳

稿入集

得第五曾孫

二十五日

有客過訪 前朝耕讀舊家風不慕榮華不醜窮敝  
跡到門非石隱夏峯不在萬山中

二十六日

臣陽消長 夏至生陰冬至陽尋常寒暑領流光積  
成元會無停刻太極分明有三張

二十七日

錄高義三段入取節續集

二十八日

季廣之名震會稽人寄籍潯縣以從遊大醕之門而

過我山堂且惠詩未信宿欲別去句以留之 源

淵師友氣相求惠我新詩韻亦留迂道山堂應有

意百年粗糲暫淹留 越中山水稱奇絕何事驅

車汗漫遊寄語城南 逸士故人八十尚優游

二十九日

廣之善弈復善醫再占二十八字 雖云對弈動機

心有所用之猶勝已醫隱於今稱識時河間攜手

應同几

十一月

初一日

叔大舉子方數月靈氣異常子見而憐之隨路口占

四載出門非浪遊英英掌上夜光收漫云明月

船空棹虛往實歸已得秋

初二日

讀賀克恭集有述 肝衝千古士伯清繫我思何獨

思伯清令人不忍欺嗣後五百載克恭能繼之地

僻乏文學公也挺自持自信以信人立誠而修辭  
邊師吐其實亂卒亦不疑誠與物相感物自不能  
私甯直符伯濬并可印宣尼心留一念爲誠有一  
分離人盡而天還此際審獨知

初三日

偶與友人話雙峯舊事 回首雙峯掃地盟青松白

石解嚶鳴匹夫有志成搖落餘語猶堪憶此生

戊寅

守山築茅止生名  
其集曰掃盟餘話

初四日

雙峯舊有茅屋三間同志者額以書院且爲交而勒

之石今二十餘年不履其地矣因而憶之 乾坤

草草失承平每憶雙峯聽鳥鳴無意別來二十載

青山於我尙多情 諸子誰堪守舊盟五峯原以五

公名

漢王興有五子  
避虜亂於此

二千年近留遺韻茅屋依然

誦讀聲

初五日

復奔倩婚書 古云婚姻論財君子不入其鄉僕幼

而聞此語力與同志抵擋流俗昨與仁甫書但聞

一牽羊而往更無勞賣犬之枉此足下所親見也

止生江南錦綺斷不敢以纓毫異清德此亦足下

所熟聞也昔與尊君有訂盟之意而未果然僕實  
念之執介者至鄙懷爲慰故敢竊附於以見于雲  
容之誼都門俗染更深願足下力抵之而無與俗  
同應有回啟我輩正不欲拘此格套耳

初七日

爲毛二公副使作傳

入續取節  
錄文忠門

初八日

得高義三則

入取節  
錄續集

初九日

築墻有感口占示諸兒孫 彰德城中仁義街事雖

日譜

卷二十

五

往矣我興懷山河從古無常主枉費機心去弄乖  
宅是誰人住者誰機緣預定鬼難窺開中叅得  
此消息占盡便宜卻受虧卜宅由來先卜鄰鄰  
家失墜豈無因果能嘿自存三反難道他人是亥

人

初十日

都平倩名浦成成進士爲其祖節烈士志墓文

十一日

入城三日歸爲陳于廷作小傳

入取國錄  
品望門

十五日

張穆卷司理過訪

復毛會侯司理 接臺札不敢自信爲勝任以自愉快嗟乎久未聞此語矣永叔有言理冤獄者求其生常至於死況常求其死也今大都求爲人所愉快爲勝任而能自信以自愉快者或寡矣矧敢望有不敢自信以自愉快其人耶正非窮理格物戒慎明格未易爲此語也此明公實學所在由是推之則本身徵民之道不越是矣昨望兒入鄭遣謁左右睽隔之久想有以教我也

十六日



義僕郭尙一則

入取節錄續集

十七日

復陳謫公 足下駿才且世德固宜一瞬千里乃竟

淹蹇多年重罹患難此天之所以巧於成足下以

彰先世之德也此時之功名無所建樹隨俗苟且

似不足爲重而文章千古事英人才士尙可自託

以不朽天之所以遲回顧慮不肯輕發足下者蓋

以老其才而大其用豈輕困一人者哉細心虛心

四字便是承天之意而虛心更才人之所難才人

而果能虛心也當不獨以文章重矣僕爲儒而腐

立言非所長亦非所願也獨此一念欲人爲善人  
爲君子之心頗切故凡有下問者便喇喇不休且  
張子厚設教須俟人有憤悱然後啟發伯淳隨時  
啟發且能啟人讀啟人排悱難有志焉而未之逮  
也桑榆空老無可報稱天地父母之萬一佳詩推  
詩太過殊覺汗顏家傳合稿敬謹于度完天行畧  
附覽嘗云人生患無可述且有可述豈患無有心  
人哉

吳次尾傳畧 洪光朝馬阮誅戮東林諸儒生後輩  
亦不肯放過次尾幾不免後戰敗危坐正冠徐起

拜故君辭先人引頸就刃意氣彌振其友侯生弔  
之云次尾讀萬卷書識一字是明三百年獨養此  
士存此數語俟後考

得歸德舉人陳維翰清直一則

入取節  
錄續集

十八日

得宜興進士湯兆京品望一則

入取節  
錄續集

十九日

得雪園四子吳伯喬伯允徐作霖張渭死事

入續集  
節錄按

門

二十日

朱仲琳過我夏峯值賓客甚衆有指而目之曰此孟  
嘉也因贈以句并致其兄孟玉 野鶴原非鷄共  
鳴堂中爭識孟嘉名耄年無事惟朋友喜得君家  
難弟兄

二十一日

得宜興任源遠義俠一則

入取節  
錄續集

二十二日

得司徒侯恂應璩一則

入取節  
錄續集

得侯執清抗節一則

入取節  
錄續集

二十三日

得歸德府侯方域抗節一則

入取節錄續集

得僕李五素無禮於其同儕兼侮辱其母兄入人道  
之于亦嘗惡之遂之一日母病且年老歲之元日  
僕忽謂其妻曰我向來於母缺養乘新年割肉一  
片以療母疾母疾果瘳後至母死無敢有犯先是  
里人有趙廷桂者曾割股愈母已載之前錄中因  
無家來蘇門依于子築一茅以居之名曰孝子廬  
有郭姓者見其瘰痕依然大驚曰我素無禮於母  
從此而知所事矣李五或亦聞廷桂而興者乎或  
曰割股非孝者在會典子曰此未可以執論也與

讀書明理之人言則髮膚在所愛而此凶悍無知  
之人悍不愛其髮膚以事父母何嘗非教孝乎僕  
舊未有名名曰福

入獲取節  
錄孝子門

二十四日

吳人茅止生元儀甲申前二十年謂子曰天下大物  
將有所屬石敬瑭以山後十六州酬贖戎廷子之  
鄉陌溺者四百餘年今獨不可遷一支於南乎後  
李自成焰將熾元儀爲黃巢考甚詳曰子非考黃  
巢也考李自成也李自成爲他人辦薪水耳言之  
歷歷後皆驗元儀素有褻革之志甲申前三年以

開閉居病及金陵時范質公爲南樞視含殮入續取  
節錄達

識門

大河南北有兩孝廉一喬遷集騰鳳一張匏客翻閣

之人言匏客篤行寡欲之士兩晤遷集是蓋以天

下事往來胸中者甲申後閉門讀書不赴公車入續

取節錄

高尚門

二十五日

得歸德周司空抗節一則入取節  
錄續集

得雲間舉人彭震高尙一則入取節  
錄續集

得大梁孟觀抗節一則入取節  
錄續集

二十六日

王御史孫蕃號生洲生平以孝友著聞予固親見其事何太孺人與事其兄孫羣也至撫其弟之孤寡倍爲體恤予因與之締姻娶兒其婿也婦甚孝而夫後鬪孫復爲其長子一曾婿婦亦孝而亦大御史與人極和易而大節毅然不可奪疏叅中貴劉元斌領兵擄掠斬以正法兼誅其大璫王育民又疏起一時朝望在籍者范景文等十七人宏光朝爲孫開部承宗鹿太常善繼請諡時巡下江金陵不守遂遜於閩御史以事親從兄者而信於友忠



於君又不作悲憤之意繼激之名到處只如行所

無事者

入續取節錄品望門

得陳定生友誼一則

入取節錄集

二十七日

定與諸生許顯達執事衛許顯純之從兄弟也顯純漸得寵於魏忠賢遂遂與之疎後勢漸熾達遂與之絕嘗曰祖父不敢以爲兒孫我敢以爲兄弟乎

魏忠節長子學伊曾匿於其家命于啟祥從學庭

忠節望兒其婿也

入取節錄連識門

雄縣諸生王一曾字景沂性生孝友更饒幹濟丙子

戎寅間結客有古俠士風甲申後從父遁跡闔海  
容屬百餘口生生死死於顛沛流離安頓局到至  
如南北隔越音問不通者八年忽掉扁舟攜二稚  
女往返萬四千里以完婚姻之約此之識畧過人  
遠矣不愧其爲生洲子也

入續取節  
錄幹畧門

二十八日

常慎獨者容城典史也丙子予在圍城中定興安肅  
安州雄縣皆陷殺甚慘容人恐陳孝廉述志懸關  
帝像於城頭予問其故述志曰關帝威振華夷千  
載下仰而畏之斷不敢射其面子曰借以鼓勵羣

心可也。圍攻益急，常慎獨向闕帝廟求籤，忽見言於衆曰：闕帝顯聖，面上有汗，赤兔馬亦有汗，滿城男婦老少爭辦香楮往觀之。人人若見其有汗也。婦人童子爭運磚石於城上，勇氣百倍，絕不知其爲大敵也。事定，子問獨曰：闕帝面上之汗如何？獨曰：某一時偶爲此言耳。子曰：此便是闕帝之靈。鼓動人心之靈處，人取備錄應便門

二十九日

合魏忠節兩君 涓公信山先後來蘇門雨接手書  
雖日月間隔山川修阻而情致委備甚悉如見其

人及詢涓公信山皆能言二君操已嚴潔不苟交  
游克承世訓以光大前業又未嘗不嘆息痛嗔想  
見其辛概爲賢者後紹述是製要宏卓罕有如二  
君良可慰也僕今年八十矣雖髮白齒搖鑿曠日  
甚所幸此心不迷嗜書娛老聊自欣喜耳今舍親  
王公遠移守貴郡此後聞問當復不艱藉此便寄  
數言唯以時自愛不敢多及

十二月

初一日

與王公遠太守 咫尺清光未獲瞻晤并疎音問歉

知之何年翁不督過且念馬齒之長復借同人爲  
祝此誼良厚愧何以承聞已京裝且晚登舟矣藉  
善故人魏忠節其孫某某皆能自立幸年翁一禮  
遇之一函轉致

初二日

與崔玉階太史 前歲楊郎過蘇門爲僕言臺下搢  
謙篤厚當世之麟鳳也僕心僕之所未敢輕通一  
聲問者謂老山人花樣不時恐爲新貴人厭不意  
其不厭而且有願見之思歲寒卷中大章固情見  
乎辭矣廻環展讀感而生愧適甯波君字來因付

數語云君家大史高情雅韻更喜白水公之有子  
此仁者有後信然

初三日

復李巖周 十年之別僅得於孔弁一通音問不謂  
先生尚憶故人而惓惓遠遞着注至此也弟嘗謂  
先生是大福德人未幾而宦業隆起長君復以英  
年登賢良編莫大於斯然非有大德何以至是而  
弟之所望於先生者則更有在元之興也殺機熾  
而學校微非邪律晉卿之諫止嗜殺而許平仲之  
化民成俗興學自任不知當日之世道人心竟作

何狀是晉卿平仲之應德固與天地無窮極自識  
荆時已著此念矣弟今歲八十暇時耳甚覺復氣  
弱親師訪友自分無釋明春之杪果有蘇門之遇  
尙當鼓短笳追隨道展一傾此衷曲耳令岳先生  
大節弟已刻於甲申大難錄遵功令未敢示人邇  
復輯入中州人物考昨都長公以誌文相委但愧  
衰年軟筆不能闡揚聖命代草行述亦稍次第前  
說以報

初五日

馬世龍爲闕門大帥朝貴爭欲殺之以爲闕部罪案

移家居以節死而浮議始息子瑞圖亦爲縣令

昭榆林而瑞圖戰死君子曰世龍有子  
魏大中爲吏科都冬月不設火留相知者用飯輦素  
四器點心一碟酒數延而已周順昌爲吏部郎居  
朝房留客一如大中二公俱不赴席不請客縉紳  
儉德六十年所見只此二人

初六日

延津諸生李燧有俠腸每遇不平輒有拔刀相助之  
意一日過其那叔孝廉國華正爲惡少所侮尋燧  
卒遇之以掌撻其頰少年屈折卒不敢逞字璠舍



石首鄔孔彰字孟嘉其父孝徵作新安廣文卒於官  
孔彰來歸櫬時盜賊正熾櫬不能即歸也孝徵門  
人亦留之孔彰曰亡父遊魂日夕思故鄉而不孝  
棲遲於此盜息無日櫬將終不歸乎予問遇盜將  
如何孔彰曰某與一僕挽喪車而行此須盤費衣  
服彼欲便與之料不殺我乞食而行亦不辭也倘  
不幸見殺即與亡父同埋一處耳予曰君有此一  
段至心盜豈非人子哉因送之行

入取節錄  
孝子門

初九日

衍水司田本油清直一則

入取節錄  
錄續集

衛司理宋之儒清直一則

入取節錄集

初十日

太原傅山號清王有至性能文章家素饒裕甲申李  
自成陷京師至尊崩於嶺山不忍宗社邱墟而依  
然安居樂業作儒家翁也乃盡散家財爲黃冠之  
遊所在奉其母以往而母亦恬然安之不喜見俗  
客甲午中蜚語下獄久之始白予自甲申聞其名

癸卯始見其人大約是鄭思省一流子眉亦有異

才

入續取節錄高尙門

日譜錄存卷之二十終